

撲朔迷離

6A 林少華

「唐瑩，你的座位是靠窗邊第二行第三個，即是白雲的鄰座。」

班主任正在替我們安排新座位。

我看見唐瑩慢慢地走到我的鄰座，然後坐下。就在這一瞬間，我凝視著她，她也凝望著我，我倆的距離好像只差零點一毫米。有點暈，頭有點痛，身體有點熱，我和唐瑩的手竟然在桌下拖著……

「啊！」

一個紫色髮夾出現在我模糊的視線中。我用力睜開眼，看見了紫寧。

「睡夠吧！大家都去買飯了，潤達剛才想叫醒你，我替你攔住他，還了欠他的錢嗎？……」

紫寧還說了些什麼，我都沒聽進耳裏。我只是不停回想剛剛做的夢。

* * *

「賈老師！賈老師！上課了！」一位女同學把我拉到黑板前。

賈老師？哈！真可笑！害我還以為真的當了老師。我經常在女同學面前扮演風趣的賈老師，表現惟肖惟妙入木三分，逗得她們捧腹大笑，可算受到不少女同學歡迎。故此我成了年輕版的賈老師，課室成為了同學的戲院，我的舞台。

「早晨！各位同學，完成了功課沒有？」

真正的賈老師來了，我馬上溜到座位上。坐在我的旁邊是紫寧，那麼誰是唐瑩？

「誰是唐瑩？」

「什麼？開學兩個月，還認不清楚嗎？」

六甲班大部分都是新同學，雖然好像已經混得好熟，但其實連名字也沒有弄清楚。

* * *

藍天白雲好美啊！坐在窗邊的我與天空是最貼近的。

「老師來了！別吵了！」坐在門口位置的同學發生警告訊號。

「我看到誰的分數最高了！」一個坐在老師桌前的同學悄悄向班上同學放消息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是唐瑩啊！」

唐瑩？

*

*

*

運動會的日子快到了，什麼綠社黃社紅社的社長、副社長、社幹事等等，都給我們中六學生一手包辦了。課室也就這樣給紅毛、黃毛、綠毛足足包圍了整個月，全因那些「啦啦球」，還有那些用珠和鈴串成的手鏈。這真是難為了我們，每天小息時，班上每個同學都在座位上努力地造「啦啦球」和穿手鏈，課室變成手工作坊，甚至是工廠。此時此刻女同學只好唱一句：「工廠妹萬歲！」模仿當年的陳寶珠吧。

整袋珠一不小心掉在地上，課室變成了海床，而我們就是珠民，努力地海底撈珠。

「這裏有五顆。」一隻白皙的手將五顆珠放在我掌心裏。

我定住了睛，凝望著這五顆珠。珠裏有我的影子，也有她的影子。

她？唐瑩？

當我抬起頭來再站起，便找不到她的影蹤了。我只好繼續撿拾地上的珠。

我們都在課室裏尋尋覓覓，許多同學都努力找著、撿著、再找著……。有些人安守本份，認真努力地尋珠；有些人不在乎找到多少顆，在乎尋找的樂趣，享受過程不問結果。

而我呢？我在找什麼呢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？

「原來你躲在這裏，害我找得這麼久！什麼？才撿得五顆？太慢了！」原來紫寧在找我。

我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我？

*

*

*

聖誕節讓課室生色不少。

臨近假期前的數天，我們都懶散得像小貓，空閒時間都待在課室裏。女同學無聊時拿著原芯筆變成畫家，在桌子上揮筆。畫得不好，再來；畫得好便誰也不能碰。男生喜愛與女生對著幹，拿著橡皮擦，裝起要擦掉她們心血的模樣。

「大後天便是聯歡會，為何課室一點裝飾也沒有？」班主任問道。轉瞬間，課室變成球場，每人接到球後立刻把球傳開，我傳給你，你傳給她，傳個沒完沒了。

「好吧！現在距離下課還有二十分鐘，所有同學一起動手佈置吧！」班主任說。

一聲令下，課室又變成新入伙的房子。我們是裝修工人，還是屋主呢？

*

*

*

聯歡會這天下著大雨，所有東西都擠進課室裏。

糖果在光管下出場，雞翼在黑板旁滑翔，意大利粉在座椅上飛揚；汽水在咀邊淺嚐，沙律在牙縫溶化。穎婷、恩儀、嘉明、文欣、雪玲；T恤、牛仔裙、長靴、孖辮、粗皮帶。

唐瑩來了嗎？

「你的聖誕卡。」紫寧將一張細小的卡塞在我的衣袋裏。「那麼我的呢？」我還來不及反應，紫寧已裝起一副不滿意的樣子。

「班上已沒有同學寫聖誕咭了，你還這麼堅持？」

「就是要給你們一點童真，雖然讀中六，還是青年人嘛！」

這是青春嗎？

聯歡會完結了，鐘聲一響，課室門一打開，人潮便出現。

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我朝著背包走去，一道閃光照在我背包上。原來是一封聖誕咭。閃光？我望出窗外，天空放晴了，一道彩虹投射在這封聖誕咭上。原來是你，唐瑩。

教師回饋：出沒無常的身影給寂寞的心靈一點遐想，愈是撲朔迷離愈是使人期待。小說故佈懸念，虛實相錯，想像豐富，比喻新穎，人物不肯現身行踪詭秘，營造懸而未發的張力，使故事結局平淡亦扣人心弦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自我陶醉的幻想給人們一份慰藉，疑團和誤會倘若美麗又何必找出真相？